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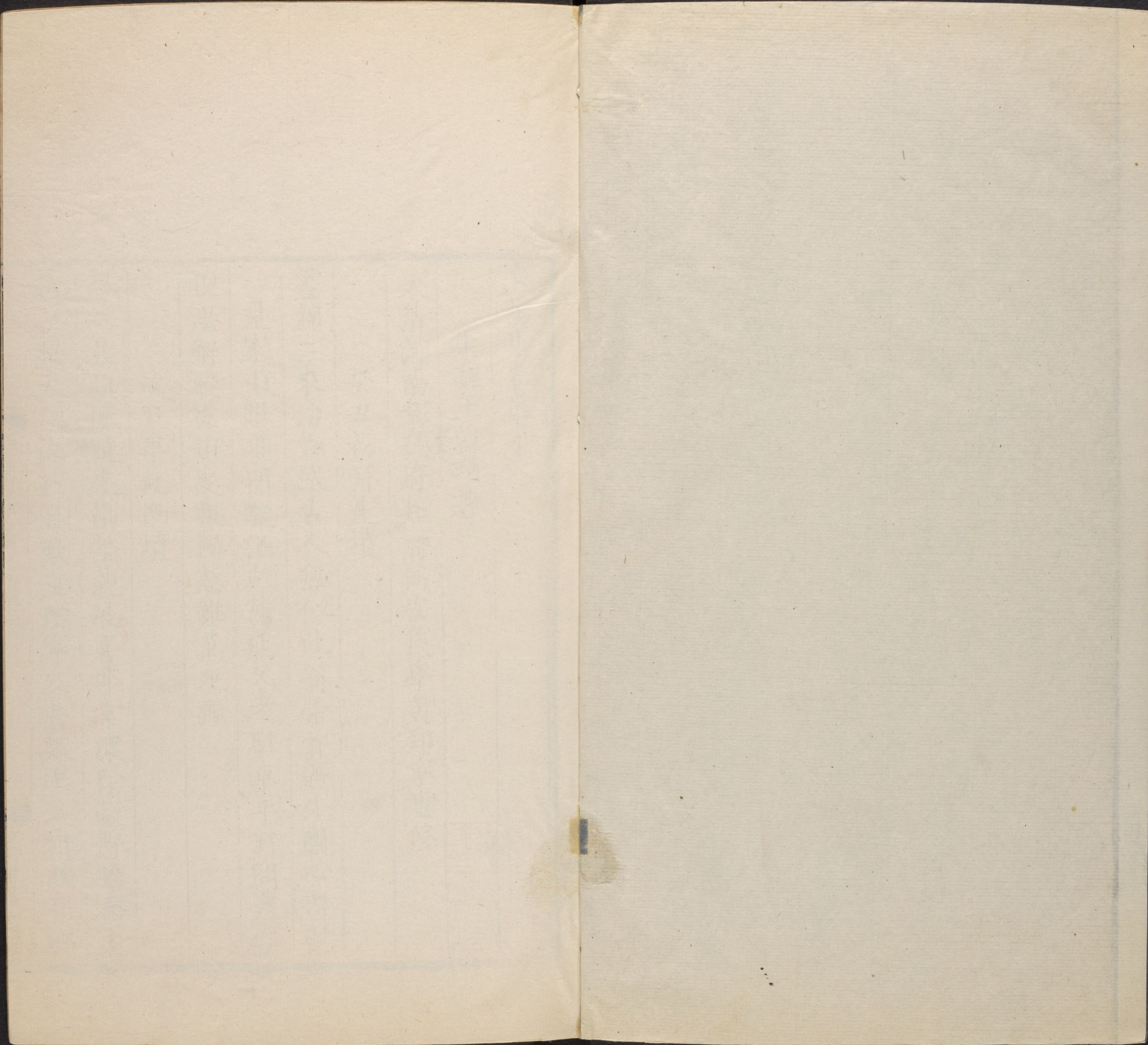
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30 1928

~~CHL 5128.4512~~

~~5366/4512.1~~

T5344/4512.83



安陽集卷第十八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癸丑初拜先墳

晝錦三來治鄴城
古人無似此翁榮
首過先隴心還慰
一見家山眼自明
醞酒故廬延父老
駐車平野問農耕
便思解綬從田叟
報國慙雖萬死輕

次日早赴西墳

風入旌旗撼曉光
兩塋親展喜非常
濃陰蔽野瞻喬木
逸勢橫天認太行
自歎重陰寧及養
縱垂三組敢夸鄉



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子房

墳北觀泉

墳北清泉味至甘寺僧滄蓄已成潭躍魚靈感思追孝
酌水高懷不戒貪萬草日滋珠競出一天晴落鑿方函
暫延嘉客求新句欲創幽亭即就龕

初會晝錦堂

重向高堂舉宴杯四年牽強北門回故園風物都如舊
多病襟懷遂一開白髮耻夸金絡騎綠陰欣滿鐵梁臺
因思前彥榮歸者未有三曾晝錦來

次韻荅提點醴泉張宗益工部喜還鄉郡

倦飛垂翼奈勞何喜向南枝得舊窠三治故鄉前世少
一思遺履上恩多病魂醒處安閑枕酒量衰來怯巨螺
復聽雅音清噴耳爰居誰辨九韶和

初會榮歸堂

當年嘗欲志榮歸因建虛堂面北池樽俎落成方自我
園林爲主已輸誰重來故里前恩在難報深仁舊老知
須俟安車時訪此踐言人始信吾詩

再題狎鷗亭

危亭初起俯清潯只得當軒幾醉吟一日鄉園傷驟別
四年宮闕動歸心簷前好竹今成篠波下修鱗種舊針

安陽集卷第十八
二
鷗識再來尤不懼向人馴狎似家禽

初登休逸臺

休逸臺高復凭欄依然風月喜生顏
城頭仰視親栽柳天外微分舊見山
草色且無歸後怨禽飛同到倦時還
欲知恩許三來幸錦爛輕裘白晝閑

榮歸觀蓮戲成

風捲蓮香不斷頭田田蓮影動清流
紅包密障魚鷹坐綠蓋低容水馬遊
時折嫩梢供玉箸更栽圓葉代金甌
何如滿艦傾醇酎醉向花前打拍浮

再葺雙磴

昔嗟官麴歲勞民嘗引新渠激磴輪
若念經營存愛利肯從隳朽貴因循
軒楹遇葺知還舊花木欣來似見春
已作州人游觀地即期同俗樂芳辰

喜雨

何暇嗔雷擊怒桴點傾嘉澤浹民區
經時亢隔羣陰駭數月焦熬一陣蘇
已發宋苗安在握再生莊鮒不虞枯
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

再題康樂園

舊拓名園壯鄴中本思行樂與民同
閭閻已慣春遊盛花木誰矜手植功
愛客笙歌雖不定稱時風月且無窮

三來縱賞人休訝白髮蒼顏坐醉翁

次韻荅安撫滕甫侍讀誕日惠詩

椽筆親揮善祝詩老顏筋骨逸如飛玉關尚抑勲侯入
遼海先欣病鶴歸顧眄已知增氣燄夢魂猶想接容輝
宸襟一日懷忠藎名節星馳出禁扉

癸丑七夕會北第

荒居聊足奉賓娛隘甚難希玉腕呼秋候俯新零白露
初一日仙期還喜望黃姑雲間誰識橋橫鵲庭際方欣網
白露降掛蛛天與性靈元自拙却求星媛可回無

中元病起

中元時俗類秋嘗病起躬行力未強糶米乍炊知早熟
盂蘭方倒喜初涼風摧豹脚蚊休拍露逼鷄毛菜已長
皮骨僅存心尚壯猶思荷葉當蕉觴

次韻荅張宗益工部喜陳薦龍圖竇舜卿侍郎

同至相臺

嘉客非期會如因病守邀靜俱知道勝隱不待文招柳
色堆瑤榭荷香湊綺寮幾回杯興逸同欲御仙飈

次韻荅陳龍圖述北第林泉之勝

老顧菟裘欲退藏一區營宅已過楊林泉不較爲生厚
名節猶希到死香麤葺蕭居忘湫隘喜

任荒涼

賴逢素舊時相樂同入無何嘯

題王荀龍郎中長興院新葺雙清堂

初無好事名君來殊欲稱高情誅茅治屋

洗竹疏泉得二清苦任雪霜凌勁節靜施月瀉寒聲

因知嘉號非虛美翠擁流環豈

八月十四日留監牧張竝職方賞月

八月清商欲半前欣留嘉客啓踈筵採蕭方釋三秋詠

應歷從虧一莢圓密訝雲藏臺面柳靜看珠出水中天

銀蟾影裏金樽倒樂過陶琴不上絃不聽樂

中秋陰未見月

雲惱中秋湊月昏失明疑值老蟾吞枉刪踈柳延孤影

有柳數枝恐礙月色因所去之肯是芳樽滌醉魂好射重陰開六幕任均餘

照及千門便從到曉漫天黑不禁詩家萬駟奔

次韻荅前水監王荀龍郎中重九感懷

應厭偏州節物荒重陽前忍去安陽雙清易感霜莖怨

君於長興院葺雙清亭兼水竹之勝三雅難留露蘂芳不惜高吟來疾置尚思

衰叟會寒鄉誰知衣弊京塵客乃是南宮卧錦郎

重陽二首

掘起層基正面山登高疑是出塵間一天秋色清吟筆

萬蘂寒香發醉顏與衆且同今日樂相逢難遇此時閑

猶輸陶令歸來興，翻似冥鴻不可攀。

菊有花爭一日先。

今歲九月八日菊有黃花

次逢佳節色增妍，任飄杯

面黃金碎好聽歌。喉白雪圓戲馬遺風應索寞，抱螺高興且留連。良辰俯仰嗟陳迹，莫惜歡吟爛醉眠。

次韻荅提舉陳龍圖重陽感舊

三邊伊昔喜延枚，每向良辰命宴杯。幾遇雪天留兔苑，嘗因風賦重蘭臺。錦衣寬病思何厚，琳館甘閑老未催。白首又同吹菊會，且將愁臆暫時開。

秋晚赴先塋馬上

暫趨先隴弭旌旄，因卹吾民嗇事勞。穀實已傷嗟歲廩

麥根雖立望春膏，林踈山骨清彌瘦。天濶詩魂病亦豪。田舍罕逢車騎過，聚門村婦擁兒曹。

初冬祀墳二首

曉乘輕凜上平岡，西歛親塋一舍強。帶靄遠峰時隱見，半霜殘葉雜青黃。來牟渴雨空成隴，賓雁衝雲自著行。此日初冬嚴祀事，只增感愴不夸鄉。

西亭先墳已致誠，却嚴軒從指東塋。鴻驚去旆參差起，馬避柔桑詰曲行。農遇兵來閑即教，牛無休日旱猶耕。病翁寡術蘇疲瘵，徒勸民心厚所生。

次韻荅判河陽文潞公述相洛所居之勝

王極高居衆所誇三川推甲一何嘉前兼勝勢韓王第
右枕名區洛尹衙此宅吾鄉聊庇族無違公語卜隣家

公嘗見招居洛縱思却從招來戶 公嘗招親舊居洛有如公命而往者則喜曰又招到某人一户矣故云脚重

難營老小車

題忘機堂

昔在懷章遂錦遊壞亭曾復此池頭今歸舊里藏衰拙
更葺新堂便燕休前檻月波清漲夜後簷風竹冷吟秋
伊余本是無機者因立嘉名近狎鷗

屬疾

邪氣潛攻隙彌旬困伏牀惡寒知肉緩難睡覺更長謾

講添年藥終無應病方幾時辭厚祿心泰百憂忘

再題觀魚軒

重到觀魚面北軒正當游泳晚涼天未歸陶令慙何甚
目識莊生樂亦然幾認琴聲泉漱玉數驚鈎影月沉弦
徐撐畫舫樽前看必信吾曹是水仙

歲末省墳

日趨先隴問耕桑益見農家事可傷種麥未生遭土澇
鬻禾無價值錢荒陰風鼓動資時旱寒色催愁上夕陽
里俗漫矜吾太守不知何術致民康

安陽集卷第十八

安陽集卷第十九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元日祀墳

寤寐先塋敢暫忘
元正親得奉肴觴
病襟不覺支離困
山勢頻瞻蜿蜒長
盡日風埃天黯淡
一冬田隴雪微茫
人思三白今無望
只覬春膏浹萬方

喜雪

始駭經冬雪時飛
但歛塵誰知高厚意
頓與發生春已
慰三農望何妨
萬卉新病翁聊一醉
歡喜過斯民

甲寅燈夕會淨明寺

元夕山樓撤舊層
荒年人必減歡朋
聊趨淨宇莊嚴地
一看通衢自在燈
災傷之年官不放燈令民間隨便點照謂之自在燈
慰俗不專樽俎適
開愁宜有管絃能
歌筵更把新詩代
坐客不聽樂
環視應饒士
女憎

甲寅上元

元夕雖荒欲罷難
羣情宜向此時看
官緣歲歎思從約
俗樂春遊肯自安
風引香塵人不斷
月和殘雪夜方寒
誰知病守憂民意
歌舞樽前是強歡

次韻荅王荀龍即中旅次除夜

故陰方向此宵窮
有客趨朝念禮容
將獻未央稱賀酒
坐聽長樂欲明鐘
恩回品彙滋榮近
賞及孤平信息濃
早晚歸同鄉圃會
縱觀春色上危墉

寄題致政李太傅園亭

洛下名園比比開
幾何能得主人來
爭如塞上抽身早
長向花前盡興回
九老儀形傳好事
十洲風景與仙才
無時嘯傲煙霞外
世務紛紛想厭哈

早春病起

朝來殘雪盡春意
滿東郊嫩綠開
池面深紅點杏梢
山晴添遠靄鷗暖
認危巢正是芳時
病吟鶯似見嘲

北第落花新開

移得花王自洛川，格高須許擅春權。
管絃圍簇生來貴，天地工夫到此全。
絕艷好將金作屋，清香宜引玉飛錢。
一聲舊幕行雲曲，前魏幕即太博有曲甚工醉竿爭揮不論船。

郡圃春晚

溶溶春水滿方塘，欄檻風微落藻香。
盡日楊花飛又歇，有時林鳥見還藏。
沈疴不爲閑來減，流景知從靜處長。
欲戰萬愁無酒力，可堪三月去堂堂。

寄院主淨慧大師

祖風門法在坤維，早厭京塵杖錫歸。
已大化緣興佛事，

更窮真際得禪機。人觀相好咸生信，師顧莊嚴亦謂非。
岡指牛眠今果驗，益知囊訣盡精微。

春寒呈提舉陳薦龍圖

春寒入人骨，病肌尤見侵。芳園欲暫適，風惡不可禁。
回身復擁爐，噤餘難發吟。幾日陽和息，一開愁悴心。

癸丑再題康樂園

曾拓名園壯鄴中，本思行樂與民同。人安日見嬉遊盛，
歲久誰知治葺功。幾席病春臺榭雨，一軒忘暑芰荷風。
三來欲伴羣心適，勉強樽前作醉翁。

春日磴亭同會

金湯西北綠陰中雙磴當渠一派通人跡罕來花自老
利源常在水何功事能如意嗟常少春苦無情去又空
大抵相知難會合且同樽酒醉春風

寒食祀墳二首

禁煙時重展先塋今日躬爲拜埽行撲面塵多嗟歲旱
得苗田少奈民生二分春過寒猶峭四合山來眼暫明
思奉松楸存寤寐不因濡露始勤誠
太行山下列兒孫重疊千峰浪勢奔近麓縈回藏勝地
先墳長遠得安村墳在新安村雖榮不及豐親養更病須來泐
祭樽欲使族中知盡力各思忠孝大吾門

寒食東墳

萬株松柏筆鋒攢坐在西岡落處安念祖力完先隴易
祀墳三作守臣難農疇失稔煙徒禁祭禮從風食尚寒
已事勿嗟歸甚速要勤營奉合休官

靈嶽道中

村名

東西岡遠截空橫岡下村村聚落成柳線略無經雨色
麥針微向近河生龍鍾父老知迎拜磽确田疇尚力耕
自古頒春須卹患我觀民病若爲平

清明同上巳

清明池館足遊人被襖風光共此辰晉俗浮觴存勝事

漢宮傳臘寵隣臣若云荒政宜蕃樂是使熙臺失衆春
應候從來多甚兩幾時膏澤慰斯民

寒食開園

名園民喜及時開聊慰羣心共一杯美酒衆忘深巷陌
好花生值惡風埃遊人盡陟春臺去尺雨宜蘇旱歲來
病守當筵誰會得不聽鐘鼓只聽雷

晝錦堂同賞牡丹

牡丹親植錦堂前回首光陰三十年一見開顏如有舊
三來經賞豈無緣競新品目應輸洛獨守單平似信天
欲寄朝雲皆六筆願搜豪句飾妖妍

晝錦堂再賞牡丹

錦堂重賞牡丹紅不惜殘英數日空嘉豔豈無來歲好
清歡難得故人同誰言山下曾爲雨一春無雨只恐身輕去
逐風且共對花開口笑莫持姚左較雌雄

暮春書事

榆莢飛空不算錢韶光歸速置何緣惜春情味過年少
戰酒英雄退日前竹笋迸堦抽兕角楊花鋪水漲龍涎
妖妍萬變成凋謝長養須資大夏權

暮春書事自和

東君回轡肯流連詩入衰情更易緣荷葉如錢生水面

楊花飛雪滿堦前感時空濺傷春淚帶酒思流見麴涎
殘景向人催上老似推公道不容權

北第同賞芍藥

芍藥名高致亦難此觀妖艷滿彫欄酒酣誰欲張蛛網

醉西

金殿偏宜間寶冠

金線冠子

露裊更深雲髻重

髻子蝶棲

長苦玉樓寒

樓子

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載牡丹

狎鷗亭同賞牡丹

東亭嘗種廣陵花美艷新增出舊芽小魏風標高洛品
大喬流徙得孫家丹砂纈妙深難染白玉冠危瑩絕瑕
肯與姚黃爲近侍亦須稱后始無差

久旱喜雨

旱災誠久歷三時祠禱雖虔似不知一夕雲雷施利澤
萬家溝壑復生期禾苗立後收多早天意回來此未遲
恩被無垠才數刻盡思人力欲何爲

初伏避暑

四序推遷理亦常其間天意或難詳將令炎暑收殘虐
何使清商預伏藏幾日西風來拂袵昔時中興盛飛觴

無辭剩引南燕酌

匠者滑人善釀冰酒

鹽壘冰峰合坐涼

冰散壘壘之雖危不墜

寄提舉劉思封

連年河朔失時豐將漕推能選擢公萬慮本期充歲計

一
言思欲動宸衷知難願易澄清寄遂請俄司峻極宮
殿柱有題應不忘肯容材哲使甘窮

七夕

星潢今夕度仙輶人世爭爲乞巧樓萬室瞻迎皆欲得
一生孤拙未嘗求綬山月白遺新曲漢殿窗明識舊偷
若道營橋真浪說如何飛鵲盡髡頭

次韻荅文侍中寄示韓晉公村田歌舞圖顏魯
公跋尾仍使題於後

韓畫顏書世絕殊鈴齋時足奉驩虞跋題應命誠羞澀
不是跳龍卧虎徒

甲寅中秋對月二首

七寶成輪上海東他圓爭與此時同須知一夜清光別
爲得三秋正色中唐曲聽回雲作駕鄴園游盛蓋飛鴻
古人只恨音塵濶對賞樽樽願一空
中秋侵夕啓賓壘共看長空一鑑開四坐雪霜清耳目
萬家崑閬倚樓臺波涼桂子從天落陰極潮頭半海來
正好抽毫競高唱當筵人勝仲宣才

提舉陳龍圖遷居邢臺二首

鄉居新葺後歸興邈難招老去重離別秋來添寂寥雲
橫初送雁渡淺未成橋千里猶思駕封圻幸不遙

多病襟懷易入憂那堪驚別復驚秋難追劉白樽前樂
尚約松喬世外遊花發東籬誰共酌草荒南浦只生愁
從茲冷落歡吟地畫錦榮歸與狎鷗

甲寅重九

勉同風俗燕重陽可惜良辰值歲荒南畝流民方塞路
東籬嘉菊漫浮觴雖無絃管追遊樂賴有山川氣象強
自笑當筵陶靖節幾時歸去傲羲皇

孟冬朔日記墳二首

親塋來展祀郊野未霜嚴古道日低削高山時仰瞻寒
花雖在目短穀不加鎌多少幽閑趣吾方事退潛

首冬齋潔展先塋極目郊原一望清無限人心蘇尺雨
有時天意活蒼生遙林蒨鬱霜來晚荒隴稀疎穗不成
何術濟民歸未得媿偷官祿奉塗盛

祀墳馬上

二塋逢節展松楸因嘆農疇荐不收高穗有時存蜀黍
善耕猶惜賣吳牛泉乾幾處閑機磴雨過誰家用糞樓
首種漸生還自喜尚憂難救赤春頭

安陽集卷第十九

安陽集卷第二十

宋魏王韓琦者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次韻荅趙少師以南京永壽禪院主僧崇祐於
新鐵鑄佛大殿後建堂寫真於其中

懷德思人始繪容不緣斯舉理難窮
兔園何有安民迹鷲嶺兼無護法功
名姓不傳勲閣上儀形徒入梵祠中
願更此誤圖公像公行宜居極樂宮

次韻荅提舉劉司封見訪

琳館優閑祿隱郎高懷存舊寵吾鄉觀梁共且希魚樂

巢閣終應待鳳翔囊疏一時驚慄慄殿楹常記日堂堂
忠言非久回宸慮坐見無爲拱舜廊

次韻和文潞公題王右丞維輞川圖

輞川誠自好人各愛吾園欲縱家山樂終縻吏事繁鴻
飛思避弋羝觸困羸籓幾日歸陶徑方知踐此言

次韻和文潞公題韓晉公村田歌舞圖

升平胡可狀歌舞入樵蘇歲美人皆樂朝和野共娛心
休無事擾本固絕顛扶我願明時治長如此畫圖

次韻荅提舉王郎中

病質衰來百事慵遺榮心欲企高蹤疲鴛向老知無用

聖德矜愚諒有容筋力豈能誇矍鑠林泉終幸養孱庸
東籬秋晚黃花盛陶令思歸興愈濃

次韻荅提舉王郎中歲除有感

歲除詩筆復加勤和寡辭高過郢人可念風期千里濶
又看春態一年新幾時鄰糴盈倉足來濟吾民比戶貧
聞道海艘將自押使車應捨未須巾

閔農

仍歲農疇失夏秋方春尤窘奈飢流人無粒食何堪命
天作陰寒亦似愁黃葉不遑爲木酪翳桑惟日俟囊糒
幾時膏澤克民望待看來年十倍收

假寶侍即安車元日記墳

小車聊假便衰殘上冢都忘涉路難坐卧稍能伸手足
堅完誠可避風寒寒惟自不希前躅憑軾時還遂一觀
暫得容身終未穩退歸乘此始爲安

元日記墳道中

新元先隴遂伸虔荒歲嗟逢衆食艱比戶生涯皆墨突
幾家林木似牛山三陽已泰春來懶六
雖昏雪尚慳
道殣寢多無力救據鞍衰叟只慙顏

提舉陳龍圖春寒惠然見訪

冒寒連驛促征輪須信相思是故人頓似清風祛大暑
何嗟明月隔芳塵雪隈簷角依微在春著花稍次第新
不把一杯同一笑此時幽憤與誰伸

北第會陳龍圖

重喜延松奉宴遊只期軒從少遲留花移上闕看爭發
酒熟宜城可旋芻正好一杯同撥悶信應千古足銷愁
人生不是無交舊難得相知到白頭

懃老庵會陳龍圖

北第新成懃老庵日期休此養無堪地偏深得幽居興
景野難將俗好參戶外鳴泉疑拊石城頭叢薄當凝嵐
何須便挹浮邱袂且奉高賢聽雅談

浮醴亭會陳龍圖

愛客筵當曲水開肴觴交出任縈回歌聲直向梁間住
春色偏從洞裏來不繫舟虛誰觸忤無機鷗近絕鷺猜
休論俛仰爲陳迹且學山陰祓禊杯

提舉陳龍圖特垂顧遽促歸軒

千里相思訪所知昔人曾有此聞稀方欣一見銷萌吝
便忍連章賦式微早是衰年多感慨不堪寒色挫芳菲
剡溪雪月光如晝懊惱仙舟興盡歸

乙卯上巳會浮醴亭

熙熙春色水溶溶修禊臨流景倍濃物外風光占崑閬

洞中神變走魚龍飄花任逐紅塵去浮醴時看紫府供
欲學永和當自序媿無竒筆紹前蹤

三月五日會浮醴亭

曲水春閑遂宴嬉何須元巳始爲宜且看真洞杯盤出
豈顧塵寰節序移曳尾靈龜來可羨乘槎仙客去難追

水上

所見一觴一詠無絃管恰似蘭亭列坐時

坐中有不聽樂者

乙卯寒食祀墳

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纛掃松阡衰殘豈足酬恩遇
光寵徒知及祖先望極西山饒勝氣樂舒東戶革荒年
何時歸處墳廬下不假蘇秦負郭田

祀墳道中

雖欣膏澤啓豐年，民病猶艱救目前。
闕祀邱墳無解聲，去
梨荐饑村落少鞦韆。雲梳隴麥千行秀，粉淡墻花半臉
妍。榆莢漸能供歉腹，何曾拋得買春錢。

祀墳遇風

忽極暄融候莫窮，不爲膏澤却爲風。
氣蒸人腹成中熱，塵入花心作病蟲。
欲望好峰迷遠目，正濃韶景失晴空。
飄然終日俄收怒，歸送旌旗撼晚紅。

北第同賞牡丹

正是花王穀雨天，此攜尊酒一凭軒。
陽臺幾日徒驚夢，

息國經年又不言，但得留連詞客醉。
筭難回避蜜蜂喧，

自從標錦輸先手，羞見妖紅作狀元。
昨狀元紅正開

觀王推官園牡丹

風養花王接舜薰，始知仙圃別藏春。
欣聞東道招來數，
入得見西京譜外新。
九萼壓叢看易失，萬金邀客日初
頻羣芳面我應相識，便是宜輕不退人。
前詩有之

乙卯晝錦堂同賞牡丹

從來三月賞芳妍，開晚今逢首夏天。
料得東君私此老，且留西子久當筵。
柳絲偷學傷春緒，榆莢爭飛買笑錢。
我是至和親植者，雨中相見似潛然。

柳絮

楊柳生花不戀枝紛紛終日亦何依聚來庭下為毬滾
散向空中作雪飛開共落英浮遠水靜和幽蝶舞斜暉
見君方惜春難住忍縱輕狂攬擾歸

乙卯北第同賞芍藥

維揚嘉種發清和灼灼吾園盛孰過紅玉鬪成樓突兀

白雲爭簇髻巍峩仙容世必推茅嶺醉豔人誰敵亭蘿

茅山冠子醉
西苑皆嘉品

不是栽培功未至年年何苦_{去年千葉}枝多_{者今歲多}

轉為
單葉

北第再賞芍藥

廣陵花發信惟天已剪還開客重邀滿引莫辭金鑿落
盛觀何止步逍遙嬌紅鬧密輕多葉醉粉欹斜奈軟條
且縱高吟賞真豔侍姝羞匿不須招_{時小張亦}

狎鷗亭同賞牡丹

家園經賞復宮園芍藥多名兩共妍醉白堂前淮海豔
狎鷗亭下鳳麟天樓粧瑞玉千層密冠縷真金半尺圓
不鬪詩豪開酒戶是將傾國欲輕捐

初會醉白堂

因建新堂慕昔賢本期歸老此安然輕陰竹滿窗間月
倒影蓮開水下天自向酒中知有德更於琴外曉無絃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六
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爲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於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旣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

安陽集卷第三十一
爲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
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
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
之也薪於是畋於是安知其所以爲神哉君人者患民
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
心使遭禍而趨福雖文於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
觀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
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
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
安天元聖之號表於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

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
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
以時繕修歷年旣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圯以漏功
大費廣人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
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
於頽垣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爲恤慢神瀆禮莫斯
爲甚慶歷八年夏六月某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
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
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爲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爲祠者
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

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
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
懈於是弊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
獻之宇俾勿褻於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
宜神之喜盱蠻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來
告僚屬請以鄙文誌於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爲政也
有善惡焉神之爲鑒也有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
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
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
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學不能也
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
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
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
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
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
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
性使一之于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兄弟弟
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

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
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
學差則以田俾資其用守口從風競自崇飾莫有以副
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為用
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忝命來守
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于夫子之廟閱舊記
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佑佛
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
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
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

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八室宇垣墉頽壞垂盡由闕
以內鞠為污萊獨夫子之三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
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焉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
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惜忘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
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守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僕選督
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賈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
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
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匠生生之具無不備
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
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意

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爲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爲儒而不知兵爲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士者是眞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內充於心以待用故或取之爲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小大之職以至于海內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爲如

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掎摭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已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于其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爲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爲尚足

以容吾寢食飲笑于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爲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爲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爲也公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蚤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佳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爲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大寧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

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爲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柳花卉之盛冠于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揔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麗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遊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爲政者之用心焉皇祐三年正月日

記

定州閱古堂記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
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
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
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
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
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既成
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
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

古之人爲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竒功而今或不
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
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
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
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
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不至也則雖
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
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
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終
日子之所樂惡有旣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

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
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
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
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
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
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
來之賢與吾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圯墮
之患矣謹記。

分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乎天萬物大生主乎地人倫

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
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
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
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
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乎吾主哉有天下
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
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
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
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
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

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
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
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
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
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
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
始樂教慶歷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
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員寢廣
至圯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
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

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遑
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
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
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義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
僎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
之然後廣殿耽然而雄睥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
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
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
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
男子之習至于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

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于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月日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據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沒州

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于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爲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

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旣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蹠武來游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吾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竒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郭郭之中民間官寺伽藍層廩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

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爲吾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
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于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
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
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
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期而更也政有
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
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况一園池之末哉葺之
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揚州廳壁題名記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東南

爲冠故有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
高駢政失致師鐸之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
相據奪郛邑殘燼遂爲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
武材臣以領州事民安惠養日以完復慶歷五年春三
月某得罷樞筦忝被茲任視事之隙因念前之爲政者
尚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
以年月刻石於廳事之壁以示永久後之來者閱其官
氏推訪治迹別善惡皆有所倣云慶歷七年三月日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于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

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理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課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它比慶歷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

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爲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於武事不以圖籍爲急敗壞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爲首尊睿圖而勤新治也夫已之爲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旣絕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誠也可不謹乎某謹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
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
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共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
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巾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
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北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免
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
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
月爭光萃然與山嶽爭直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
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
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如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

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昇
底於大壞今令張君而至則首拜祠下覩其隳敝之甚
驚而歎曰茲不職之上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
祀之意諭於邑民民比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
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
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
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劬而爲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縣一
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
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
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跋忠穆之風尤寤寐以口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
時熙寧二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安陽集卷第二十二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某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

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禮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日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

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謹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歷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

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
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
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
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
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
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戎
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
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
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其則
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

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
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
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
遺文得奏議 **卷政府論事** 二卷以某昔帥西兵翊內
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
公之文武兼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
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於天下也久矣
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飫公盛美義不敢
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宦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難
屢遷以是家牒散而不先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
系爲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有者集爲一編首自爲
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
也亦親爲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
掌不專四兄爲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
嫂辛氏攜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
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某
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
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于冥禱

天地神祇亦冀萬一有獲應歷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
爲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閱所
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
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
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
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
有終者即辛代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
隱聞之驚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
目如其言且慰且恨乃反覆披究則雜以他文先祖墓
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

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即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爲文章編爲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於首篇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於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示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三司封荆玉集後序

某天聖八年自淄州通判罷可大寧太夫人憂時三

司封通判濠州得在左右手編凡文成十五卷嘗作序以荆玉爲集名且志凡有才而不遇也後十年凡終於兩浙轉運使遺文殘藁又散於巾橐間大懼亡失不永其傳乃命其少子直彥復集爲若干卷題曰荆玉後集嗚呼兄之狀貌語言今不得而見之矣其得見者生平所爲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事備前序茲敢以略時慶歷七年八月日東平郡齋序

三朝聖政錄序

夫監之無愆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

治而民安其法閱予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
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海內休息不
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
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繼以承時用光大若其君
人之遠體爲邦之善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於故老
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嘉州判官石介
宦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貞觀政要迺謂
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之紹隆
謨烈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喆孝而善繼不假
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履祖宗之聖迹以興太

平然國謀之繫以萬機之覽則浩而難究君務之衆以
一事之明則推之寔廣遂採記三朝以來行事見聞最
詳者類而次之爲二十門目曰一朝聖政錄每篇之末
又自爲之贊以申諷諭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
自獻於上何則已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嚮者大也今
介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
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
采守此昭範勤於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不

緒闕文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普救衆
生爲心故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疾以求衆問令
得解脫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
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無不被堯舜之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知
淨名慈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惡有戾乎若其演無
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辨神奇獨高衆論斯則大乘之
極致空籍之宗本也至於集一蓋而覆大千之界攝廣
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薰衆飢取妙喜國以至佛
土有聞是談或以爲疑曾不思凡夫一念之至猶能以

小而容大冥近而造遠況如來慧照所舒性通無閼神
變自在譬喻深渺又豈思議之可及哉此經前有僧什
僧肇數家已嘗注釋開發義趣晚爲詳博然微言妙旨
猶或淵晦今致政少師叔平公以高才偉度歷輔三朝
功成勇退潛志內典燕休之暇續爲新解大抵省繁就
約疏奧爲明使新學菩薩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如
叔平公博濟之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來六德萬行無
不具足而猶不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
斯溺者使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故皆悉
成佛而在如來一無所得雖欲稱贊髣髴何有窮盡而

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復性之說便謂豁然已悟與者
佛等輕詆祕藏不思踐履退而質其利便之行則蔑爾
無聞禪吾淨名愈疾之心良可哀矣經曰如來爲大醫
王善治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旣得藥矣不服不行
吾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倣焉某生汨塵俗
未始習佛辱叔平公之命勉爲之辭深於佛者幸勿以
易言爲誚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於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
家歲時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以近古制國家運祚隆

赫承平有年曠絕之典無所不講慶歷初元始詔文武
官並許依舊式初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
定議其自主祭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懇而常患夏秋
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言有折中因得祕閣所有御
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
寢堂時享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家
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閏家祭儀檢校散騎常侍孫
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
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

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某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為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于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

安陽集卷第二十二

安陽集卷第二十三

宋魏王韓琦著

天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游焉回必大詫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壻柳材者本朝大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于材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巖

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
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予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爲說
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
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
非余得于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
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既刻石余因
舉其大略以書于後具位韓某題

無友不如已解

或曰聖人之爲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
之者乎而語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然
則劣於已者旣不可以爲友優於已者又安得而友諸
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
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
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
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
者亦知其莫已若而不可與之爲友矣曰人之求友也
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何
益曾子聖門之高弟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
而友於人況其下者耶曰不然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

以趨乎聖人之途其益豈少哉夫聖人而下所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曾子之云者蓋懼執之不固而失友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顧已一行之高不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已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爲豈聖人教人之意乎

策問

問李唐以前御天下者皆寓兵于民有事然後調發之已而復歸於農故耕戰相須國用不屈國家因五代之制總天下之兵以藉於官坐仰度支之給茲實外懾四夷內安億姓之長筭也然而殫海內之賦盡權酷關征

之利而不充其費自西師之興伍符日增縣官之用益窘今以西北二虜之盛備強爲急銷兵之策固不可陳之于今矣欲民不加賦而食兵有餘其術如何
問國家養天下之兵以制四海其所患者財用不充而已昔漢氏有口賦之科筭緡之法過更之直賣爵之令皆兵之所資也子大夫宜保舉舊式可施于今者悉著于篇其議行之

問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焉者明射鄉之禮尊賢尚齒浹乎仁恩王者教化之大本也而茲禮之廢歷祀云遠詳其制度者蓋亦稀矣本朝守臣好古或參

酌舊典以勸於境內衆反傳而嗤笑以爲不近人情豈
禮之異世不可復興邪將風俗之薄未明其本歟子大
夫其條舉古制復道自漢至唐能修而行之者有幾著
于篇庶撫其可施於今者以治焉

問孔子沒能傳其道者孟荀以王韓五賢而已矣其著
書立言與六經相左右執卷者皆知之矣昌黎氏以爲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後之學者從而
是之至於王氏當隋季作六經中說以拯將墜之教其
門人之高第者皆爲唐輔相而不能尊大師說昌黎氏
復無一言以稱之其於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者邪文公

去聖最遠卓然奮起與四賢並驅而爭先排斥佛老
而躬踐其言後世無加焉五賢之事業於孔子之道固
其先後子大夫明乎先聖之術願次其優劣著之於篇
毋讓

問中庸曰自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教然則誠
而明聖人之性也明而誠賢者學之所至也夫聖人之
性果學而能至必由何路而後及焉

問尚書省即官之職歷代以來廢置不一至唐室而後
大備故有二十四司之日天下之事無不總焉五代多
故其制遂隳今唯鹽鐵度支戶部銓筦數職其體尚存

它皆列爲閑曹殊無吏責國家欲悉復唐舊議者或謂煩而寡要因仍五代又曰苟創非古投今之治何者爲宜問親蠶之禮廢之久矣今舉而行之則患歷代沿革之儀未能折中願條其當可行者著之於篇庶稽參而用焉

五賢贊 并序

余既新夫子之宮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楊王諸賢於書樓之北壁遣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暨釋經諸儒之贊署於

其側獨五賢者無贊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缺諾焉而不敢讓旣而嘆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爲之辭而輒易言之世且譏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塗巷之人亦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其恕焉

孟子

昔周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枳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以仁義吾齒芟楊翦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

孰惟先文公盛道其美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
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擬孔
子之後一人而已

荀子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持其言求售於世六國好權遂
甘其說或鬼而師或瑣而位吾道日昏斯文將墜時則
荀卿力攘衆僞述數萬言以見其志區別儒墨統維仁
義時或用焉至王則易文公之篇論亦云至始考其辭
若不醇粹及其要歸鮮與孔異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軻
雖之間在我無愧

揚子

書煨於秦鬱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焉表章去聖去邈微
言孰詳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篆刻相攘賢乎
子雲翼然高翔學通天地道該帝皇筆之於書德音洋
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鄙哉史堅而不自量非聖作經
引爲謗傷經者伊何乃道之常苟能明道胡用不臧豈
比吳楚僭號稱王一時之訾萬世之長故嗣孔孟曰荀
曰揚

文中子

炎劉旣終天下幅裂擾焉及隋人命將絕時亦有文甚

乎剽竊人不知非萬塗一轍大道之鬱幾乎息滅伊我
仲淹獨參聖哲遭世未夷教其可闕乃舉大法備于中
說續彼六經紹孔之烈斯昔師荀實相秦孽叛師之言
儒坑書焚胡爲房魏佐唐稱傑達不稱師惟德之劣彼
誠可罪在我奚缺荀之非孟恣其毀媒終孟之道與孔
並列文公不言是非孰別學者之疑茲焉可決皮子之
碑司空之碣惡可誣哉萬古昭晰

文公

唐之隆天下一字滯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之文蕩
所至不渝沈謝則入徐庾其徒實繁罔不自許獨吾

文公惟聖是矩挺然一變而至于古道古之道語古之
語學者靡然始師而附朱翟塞途繫孟之禦去聖匪遠
力則易舉熾狂佛老亂我中土驅彼世人日隘邪蠱作
蠱一其孰敢侮獨吾文公既攻且拒以身任之帝亦
云忤流離炎荒道行躬苦否則諸夏化爲夷虜惟荀與
揚功實未伍肩孟其誰不曰吾祖

三賢贊并序

文正王公墓鄭州新鄭縣之臨洧鄉而與鄭相子產唐
相裴度之塚相左右其弟刑部侍郎致仕子融乃繪三
相之像置于墳之僧院而屬余以辭故爲三賢贊云

子產

猗歟國氏惟鄭卿臣屈佐列國道尊四隣鄉校勿毀否
吾可詢輿誦勿斥誨吾益諄不改其度而終感民及其
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天倫曰古遺愛疇云不
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九原可作吾從惠人

裴公

猗歟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貫于天胡哉章武言
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卒殲大憝再清幅員身繫
安危凡二十年江右王謝胡能比旃晚留東都放懷林
泉進退之節公無少愆使公而在吾其執鞭

王公

猗歟王公佐我宋基股肱兩朝言臯行夔獻后稱制政
由房帷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竄姦進良遂光重離其重
如山鳥可妄移其平如衡鳥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莫
知愆公之道真相之爲公今亡矣吾安倣之

故衛尉卿贈兵部侍郎高公寫真贊

兀精之生其稟固異傑才之出在時爲瑞貌正而和氣
清而粹凜然乎神瞭然乎視其可繪者外也老鶴之軒
昂兮孤峯之聳峙其不可繪者內也大易之淵微兮素
書之奧祕其人雖亡其形則傳瞻之仰之何窮已焉

揚州蓮花漏銘

慶歷六年五月日揚州新作漏刻成知軍州事資政殿
學士右諫議大夫韓某乃爲銘曰

天運雖大信則不渝智者善作器乃冥符以漏考辰始
乎沿鳥以箭定刻發乎金徒覆視晷景弗差毫銖節候
既正鼓鐘以孚晝訪爾治夜安爾居政則不怠監哉挈
壺

禘享樂章二首

捧俎奏充安之曲

嘉牲在俎廣樂在庭其所將者曰躬曰誠神兮來歆以

妥以寧以錫壽嘏惟皇是膺

僖祖奏大基之曲

猗我僖祖德潛而充慶之所基日茂以崇施及後嗣天
命有融廟樂載之播於無窮

嘉祐明堂樂章一首

皇帝詣壘洗升降奏儀安之曲

嚴父配天孝乎明堂盥奠升降諧音以將天步有節帝
容必莊辟公憲之禮無不臧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并序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逢不世出

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后坐肩唐虞謂
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說不三四年遂興太平較
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之學有鄉賢堂蓋以故丞相文
正王公忠愍寇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公崇儀柳公
皆文武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祀之以起生徒
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爲最近若鄭公之德業闕
大超然獨出得不爲鄉賢之冠乎其可遺哉余求得其
像建堂于宣聖殿之北鄉賢堂之南以完其美昔成覲
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今夫學者旣得良
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
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
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矣而爲之贊曰

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諫勇賁育切磨上聰術則仁義道
惟大中堯舜我后臯夔我躬遭會真主言行計從引金
自況謂公良工以公喻鑑煥乎吉凶君如是聖臣如是
忠宜不暮月亟治成功高視三代誰其比隆惟魏之學
鄉賢是崇圖祀者五惟德之豐公實生魏羣賢之雄尊
近遺遠教斯未充吾得公像載敞儒宮義一爲勸禮增
有容學者來視以嚴以恭高山景行衆發其蒙有美魏
都大河注東如公之名滔滔不窮

安陽集卷第二十三

安陽集卷第二十四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綢絹表

臣某等竊准中書門下牒今月八日詔敕伏蒙聖慈於
內藏庫特支撥綢絹二百萬疋賜三司者禁財中發實
出於上仁邦計外充蓋無於私積恩頒下及慶悚交深
中謝竊以乘用之宜事歸司會經費之度咸出縣官惟
賦調之有常或荒災而致乏爰崇上術允屬熙辰恭惟
皇帝陛下執粹凝圖寶慈敦治茂輯寧人之務精窮觀

化之原修八政以厚生遐稽往誥愛十家而興儉負軼
前徽式是先猷存諸內府量彼地征之入收其歲取之
餘非主義羸本期均節向以農疇失稔聖慮通權荐捐
國帑之珍俾濟公家之急故得高穹監善協氣開祥坐
還富庶之風允洽登平之望而猶豐凶在念損益求中
戒牟利以傷苛費寬民而與足誕宣優詔垂察攸司載
蠲繒帛之饒更助歲時之給仰出綸之施惠在罄宇以
蒙休臣等備位夫臺尸官計部秋毫析利罕詳經世之
謀春澤流恩徒樂阜民之化敢不增研心畫祇佩官箴
彌修底謹之方益究懋遷之理異陳薄效少荅鴻私臣

無任云云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者青
蒲獻議曾微補衮之勤黃闥程文俄玷演綸之任省謏
材之無狀顧成命之已行荷寵兼常撫躬增厲中謝竊
以禁局清切居官爲榮帝制坦明作訓攸重向匪機靈
敏給才辨高竒善循四禁之規雅擅一時之譽則何以
徊翔近掖宣暢鴻猷雍容侍從之聯振復興謨之體宜
甄時望以協朝僉如臣者緒迹至孤器姿無取幼奉楹
書之誨早親童篆之工幸對聖明復玷辭等藩條關決

罔詳施教之宜儒館並游寢彼育材之化擢贊尹京之
治易參司會之煩首公則勞稽效誠寡庖鋒不振奚彰
批竅之能阮族甚貧遂有出麾之志輒露抗章之請方
諧爲郡之行伏遇 皇帝陛下開道求言勵精修政俾
停使竹之授留責諫囊之忠越被恩升力思毗益每弗
虞於禁忌始自竭於愚駑物論皆危天意無忤逮歲勞
之三易微亢見之一長豈謂聖度包荒宸襟采善俾泐
科選之舊進居辭職之崇躍龍鳳之池亟塵清貫漸鴻
鸞之黨榮厠龍班敢不磨鈍忘疲修方匪懈誥令之出
勉追深厚之風名節所持靡蹈諛邪之徑庶盡捐軀之

報仰酬當康之仁臣無任云云

謝降御前劄子表

臣某言遞中降到御前劄子二道伏蒙聖慈以近爲賊
犯渭州山外亡失主將具狀待罪許臣別圖來效以制
前耻者敗軍有法本不期貸責效以恕使得盡死中謝
伏念臣識暗經遠才屈任重偶以童篆末技優竊科等
幸遇天下無事方垂徹警專修俗吏之業罕究兵家之
學屬以羗落背惠王師興伐朝廷用不求備俾參西略
臣自念狂賊桀驁邊民被毒人無愚智奮身願效況臣
粗識忠義能不憤激故受命引道無敢固辭赴職以來

朝計夕慮思有所立上寬聖懷以至馳奉廷中方授成
筭還趨塞上亟整師屯而兇渠併兵親犯隴外臣素料
其至先集衆軍猶慮勢分遣其齊進不謂諸將恃勇致
此敗覆雖指縱可驗似不媿心而職事有隳理當請罪
伏蒙 皇帝陛下燭幽垂察含垢示慈謂李廣數竒非
由失計孟明三敗終能贖過荐頒溫詔許竭後勤臣敢
不膏膽以思枕戈自勵劇寇尚在豈還朝之可期素志
未伸庶捐軀而後已臣無任云云

謝復官表

臣某言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

聖慈授臣起居舍人者謀軍而敗獲罪當然使過以恩
勸功斯在寵光所暨媿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賦顛庸
緒迹寒替偶緣末學誤中科甲驟歷榮階繼塵劇任奉
身以直居職惟公逐巧者目爲愚夫養高者謂之俗吏
出於聖監擢備諫員荷寵既深獻誠必盡屢刺權豪之
失不虞家族之危仰恃含容僅逃放逐逮易官於注筆
旋書命於詞垣自右蜀告饑高奴覆將荐驅使傳親諭
國靈有利輒言無疵不去所期還闕少遂息肩朝廷以
未殄賊巢方開帥府進預樞機之直俾參經畫之權雖
兵旅之宜素非習練而人臣之節當冒險艱拜命引塗

忘軀狗難周旋邊徼蒙犯雪霜薦賞武材則罷懦者皆
忌激揚忠憤則苟且者如讐一昨平涼之西酋虜來寇
臣聚師以待定謀而行偏校爭先弗遵於節度衆寡莫
敵終及於撓亡讒胥競搖怨府交發諍臣論事亦謂當
誅宸眷念勤獨明非謬止從削秩尚委典城惟茲天水
之雄式控隴關之要氏羌雜處與賦甚繁臣寢不及時
食忘其味力圖後效勉贖前辜重裘御寒姑自修而作
誠積毀銷骨實衆口之未平不謂睿聽通微宸襟錄舊
特申昭洗亟復舊聯顧蕞質之再生諒煩言之寢弭斯
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天育物以器任人謂獵犬無功

匪自指縱之設覆盆委照遠開日月之明庶令負釁之
臣得遂棄瑕之用敢不精研策慮謹布教條明斥堠以
謹邊勵貔貅而禦侮收桑榆之末或振翼之可期竭犬
馬之誠誓填壑之爲報臣無任六六

謝轉官充秦鳳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表

臣某言十月二十日馬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聖慈特
授臣尚書禮部郎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兼秦
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沿
邊招討等使者秩進儀曹任專閫寄寵靈不次震慄無
從中謝伏念臣稟識至卑賦才甚短早緣薄技濫竊雋

科取踐顯塗力陳拙效徒能辦職本不知兵屬羗落之
背恩命王師而興伐俾參戎畧猥貳帥權慙無制勝之
謀終抵敗軍之罪貶官以勸尚獲保邊乘障盡勤遽叨
復職方思策勵少謝矜全豈謂廟筭更張塞垣分制重
遷官次增峻使名荷委注之至優懼虛辱之不振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本仁御俗貴恕使臣謂駑蹇之材或
期於遠到庶朴忠之節可責於後圖遂此甄升許其輸
盡謹當博訪碩畫講求善經明賞罰以御軍濟恩威而
撫俗冀樹涓埃之績仰酬旒宸之私

謝改觀察使表

臣某言今日九日樞密院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聖慈
授臣前件官者當兵旅之任姑欲正名有廉察之權誠
非稱職被恩不次以榮爲憂中謝竊以帥十國而爲連
蓋資屏翰長萬夫而觀政宜拔英豪倘容濫居曷濟國
事伏念臣以儒承業以文干用偶預雋選擢亞舉首恥
緣科級坐取貴塗凡隸官曹絕去苟且以至參京邑之
劇贊泉刀之繁諫署竭忠詞掖書命處身必以其道出
言不敢及私心切愛君遂忘於已禍性專任直弗虞於
衆嫉屢犯禁忌久當放流時人甚危聖意彌簡而自凶
渠背惠西府置官不圖妄庸亦被推擇驟進直於樞府

俾參畫於戎事夙夜以報庶揚天聲偏佐之專卒墮虜
計尚徙邊而薄罪徒補過以盡勤惟秦之雄為塞甚重
控制六郡羈屬雜羗旁扼寇衝俯臨關要臣但能招懷
種落訓戢營屯起城壘以安人平獄市而清訟斥墾斯
謹備豫必周為術固踈責實安在朝廷既已遷復官次
增重使名臣之非才大越涯分不謂荐膺異數益峻寵
階即為治之本邦委觀風之茂寄私門胥慰物論稱優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若古宣猷宜人開化究弛張之
大體恢綏御之遠略致茲頑朽繼荷采甄重念臣素匪
將家早塵辭等平進之漸往式具存誠以疆鄙未安忠

憤攸激力冒艱險志平僭狂顧軀命之可捐豈資品之
為較奪鳳池而不賀前哲堪嗤刺豸庭之無功羣言是
恤惟祿廩之加厚非寒素之所貪敢不精練武經日求
勝筭指縱加審扞防必嚴與賊俱全是焉深愧為噲等
伍烏敢自羞或稍著於微勞願特還於舊物誓堅死節
仰荅宸私臣無任云云

謝賜詔書示諭表

臣某言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已除本
州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成命之行
庶乎開曉溫言以及賁若龍光惟素志之所存懼清衷

之未悉敢茲陳露良切震兢中謝伏念臣早以藝文安
于祿仕幸遇 皇帝陛下首臨軒陛優擢科名序進之
階前規盡在而臣乃情吏事盡力公家自結聖知了無
私援一昨羗首背義帥府須才誤置選中即馳塞下經
畫遷徙通踰三碁爲國之謀固無云補在臣之分亦用
傾竭臯膺督護之任已明委注之隆不期需恩又出非
望驟易樞廷之直俾分連帥之權臣授寵無名撫躬自
度不敢遠稽典故上瀆睿聰竊記陛下纂極以來此例
甚少李維李士衡以老疾榮俸陳堯咨以侈性尚豪並
遭遇承平各充其欲故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

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讓而就賤守道之常當朝廷憂
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掇希求
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況國
家推公興治任人有次必不令臣永沈武列老於疆垂
或薄效之可甄宜舊物之來復臣是以難於拒免泰然
居職今承詔諭之意專示廩秩之優緣臣清白奉身出
於門法豈牽豢養之厚自損名節之高茲爲伍於冗流
異同心於外禦伏望 皇帝陛下考勸功之法御知臣
之明察臣甘去近聯主於恭順謂臣即當重祿靡在貪
饗倘一辨於愚誠誓愈堅於忠報臣無任云云

辭免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三班借職趙九臯賫到官告勅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者萬樞之府更直爲榮七諍之班在官惟重厠舊聯而甚寵當新秩以無名理有未安讓非敢飾中謝伏念臣早繇孤直誤記聖衷粗幹米鹽之煩本無軍旅之學而自勉膺中詔來捍西垂三載於茲寸功莫就雖天仁所覆姑務貸全而疆事不修何施面目惟狗忘身之節絕萌干進之心向奉制函就更廉印從權爲便稱職誠非辭避靡諧塵竊增愧一昨寇侵隣道移督援師徒號萬兵之行

無及一毫之助遂使國威重挫虜氣益驕蓋臣不能乘間襲歸應機取勝上軫肝宵之慮合從斧鉞之誅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過采虛聲亟申褒典顧敗軍之若是豈行賞之爲宜孰可自欺固有公議重念臣爰從即署獲改使名幸近職之已還與前官之并授儻加異數實紊藝章伏望 皇帝陛下念邊鄙之未寧謂沮勸之當謹止復禮曹之命特停諫省之遷如此則犄角禦戎更求於實效糜捐報國益勵於愚衷其所賜告敕臣未敢進納干冒旒冕臣無任云云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入內侍省內侍殿頭李允亨至伏
蒙聖慈傳宣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
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
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
臣邊任者聖眷特深將圖不次之用臣愚屢省竊懷失
職之憂於義當陳斯言敢妄中謝伏念臣西畫疆事于
今累年雖勵敢爲之心曾微必勝之效偏裨失律既有
罪而不誅援助發兵復無功而被賞尚畀中權之峻仍
兼四路之崇恩重報輕任隆材謫捐軀以義乃身膏爪
斧之秋歸闕何顏絕生入玉關之望豈謂伏蒙 皇帝

陛下仁惟及遠道本推公因弼臣拜命之初念窮塞宣
勞之久密加寵諭前許近司斷自清衷不緣它議顧蒙
鄙之榮而良厚於國家之慮則非長蓋以逆吳約和未
分誠詐宿師經戰僅起瘡痍臣與范仲淹日極謀維粗
詳方略願少寬於銜勒得自竭於歲時庶能施尺寸之
勤上以副朝廷之寄如其禦戎無狀曠日爲虞則乞擇
材傑之臣使之爲代明竄殛之典以警在邊臣固不敢
先自舉官涉于希進唯幸高明之鑒俯矜切至之誠臣
無任云云

賀皇子降生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報皇子降生者穹昊垂休元良載誕累盛之期增赫重輝之采采光凡在幅員率同慶躍中謝伏以 皇帝陛下睿明正統兢翼凝猷紹三后之不基覽八統之洪緒盱宵求治勤儉化民果聖嗣之寢昌示璿源之滋衍吹銅導氣式協於嘉辰齒胄從師即成於懿德永扶天業克耀儲闈臣恪守窮邊竊聆熙事預班朝之列莫趨交戟之嚴輸就日之誠徒効傾葵之意臣伏限官守在遠不獲蹈舞闕庭臣無任云云

遷葬求郡謝賜批荅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陳乞知相州或近鄉里

郡躬親營護墳域特降詔旨不允許臣襄宅有期即當暫往者請郡以奉先塋雖違素願賜告以護親葬亦示優恩粗安人子之誠特出聖宸之惠中謝伏念臣隸縣睿選擢貳樞庭方圖報以盡勤敢求安而自逸蓋以早從稚歲二親則亡暨竊榮階諸兄繼謝比緣西事久在兵間顧封樹之未諧每肺肝之如割逮塵重任正偶利年尋得地於故鄉已涓辰於遠日臣嘗私自省度至于再三視輶車而弗親行實孝心之不忍處近位而求便假必物議之有云與其貪寵以抑情孰若避賢而申志是以輒由衷而露奏冀解職以爲藩豈謂伏蒙 皇帝

陛下念進退之匪輕欲公私之克濟曲頒綸詔親諭王
音俾襄事之如期即馳騶而暫往感深存歿榮耀措紳
敢不砥節愈堅挺身思奮他人之憚行者臣不憚他人
之難言者臣必言儻犬馬之未先誓糜捐而無避臣無
任云云

安陽集卷第二十五

宋魏王韓琦著

大清河南彰德府知府同安後學黃邦寧重修

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知政殿學士知揚州事已於四
月五日到任上訖臣謬參樞筦無補盛明人言已騰君
量猶恕秘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絕優過爾被恩得無
懷媿中謝伏念臣朴忠守道天賦難移孤直任真聖知
有素常以親逢亨運早廁清塗不宜因循以負驅策屢
膺煩劇之任偶逃罷軟之譏自元昊僭狂西垂震動乃

承人乏荐領帥權雖無成功實盡死節不意曲矜久次
擢忝近司固讓莫諧竭愚思效凡陳鄙議皆出至誠慮
邊計則冒朋黨之疑斷國論則耻依阿之說會檢人之
肆忿窺時事以興誣爰從親葬之還獲視篋書之謗既
詳矯妄因得指陳願付宰樞示於臺諫閱茲虛罔之狀
即驗中傷之情臣自以叨備臣隣乃來詆訾不可更塵
重任有玷公朝尋伏私居乞行顯罷伏蒙 皇帝陛下
察無他過尚錄舊勤深惟進退之間必存堂陛之體俾
兼美職出守便藩舟楫安流浹旬受署重念朝廷求治
疆鄙僅寧臣內不能協贊籌帷精講致平之策外不能

周旋塞壘力營預備之謀而乃宴處名城坐尸厚俸庇
親自足臨政少憂於臣身則麤安在臣志則未報敢不
導宣寬詔慰撫編氓米鹽之務必親獄市之繁無擾士
師當黜固枉道以弗為即墨免烹諒毀人之終辨誓稟
不渝之操仰酬惟睿之仁

謝轉給事中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進奉院遞到敕牒各一道官告
一通伏蒙聖慈授臣給事中仍放朝謝者官以歲稽雖
存著令賞非功懋曷弭羣言引讓則取疑於未成受命
則不勝其多媿惕焉屢省莫知所安中謝伏念臣幸偶

聖朝早塵科等常耻養高而圖貴近每願竭節以報國
家周旋俗吏之爲激切諫囊之論不虞擯斥蓋恃聰仁
以至去禁掖而即邊戎捨儒冠而服武弁唯殫干慮冀
緩憂勞敢有一言輒辭危難逮羗人之送款承名節以
來朝擢貳機繁無容懇避愛上之心愈篤忤時之咎寔
彰尚賴保全許均優逸自膺淮海之任實居吳粵之衝
城閉隳殘姦訛固結旣思繩葺必務躬親常人所非則
曰未詳大體微臣自視可以少贖素餐僅涉再朞率無
治狀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擴天地之量錄日月之勞
申舉舊章進升寵秩拜於瑣闥更視深嚴刺以豹庭重
貽嘆誚敢不動思合道守不易方惟忠義之所存在始
終而一致期於效死庶可酬恩臣無任云云

揚州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慶歷七年御製崇天萬年歷一
卷者臣聞古諸侯受天子之朔必藏諸祖廟月用餼羊
之禮告而行之所以謹王止而重民事也國家統一區
夏治歷惟精以時頒宣率土奉順中謝恭惟 皇帝陛
下則二儀而著典協四氣以行令親垂聖訓布于萬方
臣任忝列藩欽承大法敢不敷明上意以勸境內使民
知龍見日至之次東作西成之期用洽和平式符化育

臣無任云云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者商邱之地王業所興乃迹舊規以新原廟圖三后顯昂之表申四時怵惕之懷熙事克成普天同抃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以唐堯之仁睦親族以虞舜之孝事祖宗道格至平民知大順而猶慮列聖之游有所未奉盡物之薦有所未虔經制或隳清衷是念乃眷別京之重實惟開國之基靖館夙嚴睟容攸宅再謀崇葺式示欽承懋功之初展禮咸備事遵簡約本達於至誠天之監臨宜輔

於盛德 臣限拘言守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云云

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五日到任上訖須句重地爲國東屏宜擇名臣宿望委之鎮臨輕付匪才懼不勝任中謝臣聞人之所稟也非大賢哲不得其全故黃霸長於治人及入爲輔弼則風烈衰焉何則材有所偏而用有所適也是以聖王在上馭臣布職必以器而使之伏念臣樸蠶鄙陋無一可取徒識忠義自謂難奪邇者處煩劇備邊瑣效死以報或有塵露之益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特加憐察謂可倚任

擢在樞府與聞國議臣不敢渝其所守愈思自竭而識
闇才拙動取乖忤宜從擯斥復荷矜全治揚二年乃免
過咎尚承恩記移此便藩臣已舉家乘舟由清河路不
一月日直抵城下雖冒大暑不知其勞土風甚淳官事
亦簡在臣所得爲幸實多昔賢治人之長非臣敢及庶
能宣朝廷寬大之詔令百姓知上意慈仁不使貪苛之
吏外瀆風化夙夜惟念以勤撫恤異有補助少贖素餐
臣無任云云

成德軍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成德軍府事已於今月三

日到任上訖東藩五月粗舉政條北道一麾亟更守任
以忠則忘奔走之苦以才則誤寄責之深撫已一思悻
汗交集中謝伏念臣從官素拙立朝至孤獨膺聖知遂
玷樞近嚮諧補郡之逸益懋首公之勤而自滿歲淮南
改州汶上顧日月之未幾亦吏民之頗安弗遑定居驟
爾易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軫守方之念推任舊之
誠乃眷常山之雄實握全趙之勝將帥未明於紀律士
卒或稔於惰驕付以懦庸俾之振葺狡兔未死再圖獵
犬之勞誇虎本無已判市人之妄敢不究綏靖之理裁
訓戢之宜塞柝外嚴不忘於備豫邊囊入奏動審於事

機少分宵旰之憂庶有塵露之益臣無任云云

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本月十四日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邊素號雄重地形坦易無坂澤之阻先時虜騎入寇必趨是途故國家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來不忘備預至於守帥之任未嘗輕以屬人然而敝稔於因循兵驕於閑放聖慮經遠赫然改圖當此之時臣謂宜得文武兼備之才使撫靖而訓輯之不意猥以及臣臣退自省度懼不能副朝廷寄責之重避讓莫獲無所措躬中謝伏念臣徒守朴忠無他績效一辭樞柄三易郡符兢兢營職苟脫罪咎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天地之度愛而全之念求舊以惟人不使人而求備於北道更制之始首膺選用荷恩誠厚量力固憂況今敵人講歡務敦大信經畫之任最為難處凡百措置不可默然而或必振頽綱則張皇之沮及遂仍故態則宴安之患深伏望 皇帝陛下究易調之原察理繩之漸少寬銜策俾盡驅馳事或建明特加裁察臣敢不外圖扞蔽中戢營屯動存機慮之先或有萬一之補忘身徇國此臣夙心臣無任云云

表狀

謝賜禁中銀救濟饑民表

臣某言入內供奉官高懷政齋致到州伏蒙聖慈支賜禁中銀五千兩令變轉救濟闕食人民者天運難測固有流行之災民食弗充上貽宵旰之慮不責大農之給特疏中禁之財濟此殍荒出乎仁惻中謝臣聞堯水湯旱非政之使然金穰木饑乃歲有常次故王者能察時難阨閔俗困虛心裁救恤之宜遂亡捐瘠之苦伏惟皇帝陛下以憂勤嗣大業以約儉恢永圖德無遠而不柔惠雖微而必浹宜膺敷錫以格太寧而涉夏以來苦雨為沴唯茲北道最失西成納隍深軫於聖懷振廩重

侵於經費即馳使指遠諭宸慈且頒內府之珍以續翳桑之命天之肆虐方不堪其怨咨上所施恩已頓寬於餓殍臣才非通敏任忝撫綏奉詔札之丁寧痛農疇之乏絕敢不恭宣睿旨申誠屬封期共拯於疲羸使咸知於愛育臣無任云云

謝賜詔書獎譽表

臣某言七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為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以臣擘畫拯救特賜獎諭者北土之饑近歲未有非止之大恩過於天地則民之衆命委諸溝壑顧守臣之所竭惟君命之是虔忽被

安陽集卷第二十五
詔褒得無心愧中謝伏念臣賦才甚短爲政少通自易
塞垣即逢水害流庸以死者皆是饘粥而濟者幾何洩
官廩以從權則文符之交戾破羣豪而取辦則城野之
俱空故於賑卹之方務適公私之便其利溥則或時而
冒禁所益衆則不敢以愛身職雖盡勤患且奚救幸遇
皇帝陛下深惟邦本上惻睿慈以斯民未安爲大憂以
經費少侵爲末事德音一發罷悴頓蘇使傳交馳慰存
良厚訖蒙再造盡出至仁而臣任忝撫綏歲罹艱厄莫
副肝宵之念坐貽尸曠之羞敢謂聖度兼容宸聰過聽
特示璽書之勸蓋爲邊部之光臣敢不載策駑庸動思
獎勗當此饑災之後更圖安集之宜使閭里之間漸期
獲贖則疆垂之下自亦無虞稍脫罪誅茲爲報塞臣無
任云云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表

臣某言今月三十四日三班借職劉仲舉賚到官誥敕
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官資政殿大學士仍賜
對衣金腰帶鞍轡馬者聖人求舊時則推恩臣子叨榮
固宜審分禮當必讓眾亦何逃中謝伏念臣立於朝廷
粗有本末徒以朴忠而自信不虞世俗之多違自邇清
光暨參密輔出一語則思於助治無一事有涉於進身

寵祿未安每愧焉而懇避艱危所任必奮然而願行唯
聖則知非臣敢妄而況竭來朔塞僅越歲暮敵可慮而
爲榮且迂民大歎而所活能幾上孤寄委日益羞慙豈
謂伏蒙 皇帝陛下道貴函容愛深體貌特峻殿宸之
職俾圖疆場之勤雖君賞所加欲示眷懷之厚而臣功
何在豈無廉恥之思伏望 皇帝陛下俯照孤心與全
素節亟追成命以協至公如此則執二柄以御邦無傷
勸沮存一心而報上更誓糜捐其告敕等見令差來使
臣收管聽候指揮干冒宸嚴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近者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大學士尋上表陳
讓今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賞出無名讓期
得請臣誠至激詔意未俞敢再犯於嚴誅真必如於素
志中謝伏念臣逢辰已幸圖報且輕苟在上知其用心
使得盡力雖終身處以舊祿固足爲榮況此守邊僅方
踰歲都無績效可副旌疇竊惟河朔之間時乃饑災之
後天之祐聖有意以寤於國家聖以荅天最大者明乎
賞罰倘容叨越是紊經常伏望 皇帝陛下道本無私
治先有勸不以一臣之小愛而傷四海之大公特寢誤
恩以符清議使飾僞者聞風而自沮守道者知分而獲

安則疆場雖勞是甘於白首雪霜更厲不變於丹心其所賜告敕今附遞進納臣無任云云

謝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舉賈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資政殿大學士仍賜對衣金腰帶鞍轡馬及奉聖旨不許辭讓者賞既優而未諭蓋省無勞讓雖至而復當固非獲已惟進退之難處在斯須而弗安中謝伏念臣才本無他志期有立嘗覽古人之忠義以至於涕零矧逢真主之聖明是堅於死報山海之大何益犬馬之誠則然故入贊樞機必乃情於萬務出居屏翰亦

盡力於一方圖富貴豈臣之本心竊祿位是臣之深耻惟茲守塞僅甫踰年徒能革兵之墮驕無以救民之利敝過爲之慮動則幾於濶踈苟幸其安日可須於罪黜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天地之度堯舜其仁謂內外雖殊孰差於輕重簪履至賤尚惜於墜遺乃眷舊臣咸均寵數不圖庸近亦玷褒榮重躋祕殿之聯實駭愚儒之守避焉而弗獲其請受焉而莫得其名再叩慈宸則有飾僞背時之謗遂塵美職則有無功冒進之譏與其違衆而取嫌曷若被恩而思效偃僂承命慙羞在顏臣敢不服夙夜之勤副國家之遇方垂無事奚由奮勇以荅

君鼎鑊在前誓不臨危而變節臣無任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敕牒一道官告一通蒙聖慈授臣尚書禮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仍放朝謝者禮成合宮澤被率土蓋興久墜之典則有非常之恩凡在庶工皆踰素望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法古堯舜致時成康以大孝奉乎祖宗以至誠答乎天地曠絕之儀罔不講吉蠲之薦罔不躬而猶慮孝有所未申誠有所未達乃訪總章之舊式因路寢之嚴享太微之精兼盡報天地之意配文考之聖參修事祖之勤逮訖明禋

取單殊慶第錫官師之寵且推福祚之餘而臣竊守邊遐荐罹歲饑駿奔率職既莫助於國容愛利及人曾未寬於上顧不謂均禧之始亦膺進秩之榮當有位之交歡理難獨讓揣無功而自訟內實多慙敢不益勵朴忠勉驅駑猥疆垂效力雖終老以無辭旒宸知臣在殞生而孰報臣無任云云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姪男太常寺太祝正彥賚到管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行尚書禮部侍郎充觀文殿學士仍令再任及放朝謝者滿歲復留已示

寄邊之重議功無實何勝進職之優荷信任則義不可
辭拜光寵則愧無容地中謝伏念臣賦性專樸遭時盛
明過蒙仁聖之誤知惟恐忠義之不足二垂所效一紀
于茲挺然思報於國家倏爾已成於衰病究疆場之事
幾寢食之俱忘於進取之心固夢寤之無及矧此中山
之會最居北狄之衝自分道而新睿圖以非才而叨帥
任當兵卒橫驕之後乘歲時凶歉之餘得不世出之賢
猶難訓治使甚愚者之慮奚足戢安遽越代期分甘公
黜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天無不覆器之使人念考績
之踰時貴守方之有法深惟古制莫重久官將垂經遠
之規寢革數遷之敝特申褒典更責後勤仕不辭難蓋
推誠之所激讓非中理雖冒賞以無嫌敢不益謹備虞
勤存綏靖俾吏民之愈信致師旅之增和生入玉關可
謂前人之隳志心居魏闕不忘踈迹之愛君苟未挂於
吏文終有裨於廟勝臣無任去去

其文於市野其風韻耳無封大夫
 能前入之察法以出幾聞不亦知
 誰不難於解其身之食計好而之
 其始之誠然其來中既難言實以
 之則其難也之始在中其難言實
 以

